

# 早春之霽

晴暖了一冬天的東京，在早春居然意外迎來了雪，確切地說，是雨夾雪，日語叫作「霽」。從凌晨浙浙瀝瀝的春雨，及至鄰近中午，雨絲中竟然紛紛揚揚片片雪花。然而，這雪注定是無法存留的。遺憾啊。

蘇東坡寫道：「晚雨纖纖變玉粟，小庵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窗片，夜靜惟聞瀉竹聲。」真是妙手！雨有聲無片，雪有片無聲，惟雨夾雪同時帶來視覺聽覺雙重感受。

早春之霽，絕無冬日那種雨雪交加的淒厲。節氣上，雨水早過而驚蟄未到，季節感則是似冬非春、乍暖還寒的，就氣象來說是「跨界」，物理形態上又是流體與非流體的「斜槓」。雨絲打破了雪的靜謐，雪花攪亂了雨的節奏。既非純粹流動的憂傷，亦非絕對凝固的冷寂，恰似詩人用鉛筆在稿紙上反覆修改的句子——既有墨跡未乾的濕潤，又帶着被橡皮擦拭後的碎屑。

所以，霽有一種混沌美，迷茫而潮濕，陰鬱又曖昧，承載着微妙的情感光譜。許多日本詩人寫過以「霽」為主題的俳句，成為物哀美學的顯影。比如，正岡子規「紅梅綻落霽，餘寒綿綿無止歇」；多田裕計「故鄉，就是霽中的人聲」；出生於廈門的中村草田男，則有「霽染都市寒，瀝青路上鱗光閃」之句。從江戶時代的草庵到工業文明的摩天樓，雨雪交加的瞬間，始終是一面映射心靈圖景的詩性棱鏡。

歐洲的詩人，則把雨夾雪稱為「天空的猶豫不決」(The hesitation of the sky)，帶有一絲嘲世的達觀，又難掩精神困倦的疲倦。望着眼前這些飄落的雨雪混合物，突然覺得人生亦是如此。譬如「數字游民」般的生活，有逐水草的自由，卻也有大漠孤煙的疏離。往事滴落如雨，記憶凍結成雪，複雜况味，模糊氳氳。

逢周三、四、五見報



# 蓮藕排骨湯

人們都說，會不會喝湯，愛不愛喝湯，是一個人能否成為「美食家」的關鍵。雖然這標準主觀了些，但換個角度想，在我們的飲食文化中，「湯」確實是極為重要的一環，中國從古至今都喜飲湯，更不用說讓人眼花繚亂的做湯方式，煲的湯、燉的湯、燴的湯，簡直把這個類別鑽研到了天花板。

在香港時，我就對老火靚湯上了癮，之後即便離開，也沒改掉這個習慣。但所到之處喝的湯大多是鹹口，有的鮮爽開胃，有的極盡滋補，大概也是這個原因，讓我對湖北菜的代表蓮藕排骨湯格外偏愛，最銷魂是其中那抹回甘。更何況，這碗湯想做得地道絕不是輕而易舉，你能在很多城市吃到靠譜的熱乾麵，可若想喝一碗帶勁的蓮藕排骨湯，難。

對湖北人來講，蓮藕排骨湯是家常中的家常，易如反掌。可為何別處苦苦求索卻不得？因為天時地利與人和，畢竟是水產大省，全國大多數的藕都是從湖北走出去的。這裏的藕堪稱一絕，洪湖藕，荊州九孔藕，但做湯一定要選蔡甸藕，跟脆藕不同的是，它天生澱粉含量高，粗壯圓潤，最驚人是那百裏挑一的拔絲效果，一口下去，一抽一拉，便知有沒有。不愧為「隱形王者」，湯中上品。至於豬肉，筒子骨、排骨都可，也有店家選用豬蹄，補上滿滿的膠原蛋白。肉就是肥也有瘦，否則沒有油水缺乏肉香，白白浪費了好藕。做湯，湖北人叫「煨」，煨湯得請出砂鍋，當地稱「吊子」，湯還沒好，「咕嘟咕嘟」就能給聞的人饑哭。等到上桌，湯色白裏透粉，而這粉，就是評價它是否正宗的標準。喝起來藕依然是主角，粉中有糯，糯裏帶綿，味道香而不膩，再一拉絲，身心鬆弛。

藕斷絲連，平時聽來總覺心頭不快，但在喝湯時，卻真是一大幸事。



逢周二、三、四見報

在合肥，瞻仰包公祠，對這位傳奇人物有了新認識。原來，小說和戲台上的包公故事大半出於虛構，而這又影響到了包公祠的格局和陳列。正殿的包公坐像儒雅高大，王朝、馬漢、張龍、趙虎侍立兩旁，一側還擺着「龍虎狗」三口劍刀，且不說四將三劍全為虛構，從包公等身像來看，老包身高一米六出頭，相貌與其說儒雅，不如說堅韌執拗。

據傳包公祠建於包拯少年讀書之處，祠外之河古時為護城河，現名「包河」。據說包河有兩大特產，一

是黑脊大鯽魚，名為「鐵面」，一是有節無絲之藕，諧音「無私」，合稱「鐵面無私」，象徵包公之精神。祠不遠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移葬重修的包公及家人之墓。墓、祠等建築統稱包公園，免費對公眾開放。

包公園居鬧市卻清雅肅靜。早梅數枝，傲然怒放，白鳥幾羽，高潔清麗，一如包公人格。漫步園中，回想包拯一生，年輕時為侍奉父母辭官不就，壯年出仕，輾轉民政司法軍事邊防諸領域，足跡遠至廣東肇慶，多次彈劾朝中權臣、皇親國戚。侍親以

孝，許國以忠，待己以誠，處事以正，包公確為儒家理想人格典範。

文學戲曲中的包公與現實中的包公，不論事跡還是長相大有不同，卻都讓人感到真實。記得郭沫若先生論歷史劇創作提出「失事求似」的原則，或可解釋兩個「真包公」。文學包公在精神氣質上延續又強化了現實包公，使其更能表達百姓和文人對鐵面無私「包黑子」的敬仰。此時，加諸包公的具體瑣事是否實有反而不重要了。刀劍負心漢、揮淚斬佞兒，為受冤流落民間的老太后主持公道，乃

至日審陽、夜審陰，這些其實都不是老包幹的，卻又是民意以為該是老包幹或者唯有老包才能幹的。於是，人們在想像中得到替代性滿足。套用一句口號來說：兩個真包公，同樣真精彩。

(行走合肥之二)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江城英雄路

憶，原本打算將「延年」和「喬年」分別為兩條道路命名，但考慮到兩條路相隔太遠，最後決定還是讓兩兄弟留名於同一條道路。

這些以人名命名的道路為城市增添了獨特文化標識，走在路上，彷彿直觀觸摸到歷史的重大節點。而在內地城市裏，江城武漢幾乎是以人名來命名道路最多的一個城市，細數下來，那裏足有將近二十條路是以人名來命名，像紀念武漢江夏人、明代軍事家熊廷弼的熊廷弼街，紀念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漢大興洋務而命名的張之洞路，紀念京劇藝術大師譚鑫培的

譚鑫培路等。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漢打響，作為「首義之城」，武漢的「英雄路」也是非常之多，不僅有紀念孫中山先生的中山大道，還另有一條中山路，以及紀念革命元勳黃興的黃興路、紀念蔡鍔護國討袁的蔡鍔路，紀念來自武漢黃陂的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黎黃陂路、紀念抗戰英雄郝夢齡、劉家祺的郝夢齡路與劉家祺路、紀念殉國飛行員陳懷民的陳懷民路，等等。

遊客打卡黃鶴樓時，會路過附近一條叫作「彭劉楊」的道路，這也是一條英雄路，紀念的是辛亥首義三烈

士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在內地以人名來命名的道路中，彭劉楊路是極少有的同時以三位英雄來命名的道路。漫步在數量眾多的英雄路，常能感受到這座首義之城「敢為天下先」的榮光。



逢周三、四見報

# 電影院何去何從

他人佔據了，長者於是與坐着的觀眾爭吵。但是他們說不了多久，那長者便帶同小孩離去。及後我猜想，因為當天六間分院全都在放映《哪吒2》，那位長者及小孩其實是在另一間分院看戲，上完廁所後卻錯入了我們的分院，還以為被人佔座了。

倘若《哪吒2》不是如此聲勢浩大，電影院或不會發生這個插曲。據悉香港去年雖然有兩齣港產電影票房破億，但同時有九間電影院先後結業，一些香港電影工作者對前景並不樂觀。其實電影院與電影唇齒相依，

所有影院都是倚賴高質素和受歡迎的電影而生存。只要有賣座電影，影院便能持續經營，這是簡單不過的道理。

然而，香港畢竟是彈丸之地，影院的存活還要看地理位置和營運手法，方能在商業市場爭一席位。現時香港大部分影院都能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訂票，但當中可能涉及手續費，又或信用卡付款需要額外費用。每張逾百元的戲票，還要加上十多元其他費用，雖然整體金額不高，但卻令觀眾感到不是味兒，難怪越來越多觀眾選

擇到深圳看戲，採用手機訂票快捷便宜，感受更佳。另一方面，深圳新落成的商場都很多元化，餐飲零售和娛樂設施一應俱全，看戲前後都可以配合其他活動，值得香港的影院借鏡。



逢周一、二、三見報

# 驚蟄的敬神

香，委切利奧的早期名作《維納斯的崇拜》。

作為提香首次對古代神話題材的嘗試，《維納斯的崇拜》參照了古希臘散文家斐羅斯特拉圖所撰寫的《畫記》中的文本。「看看那些採集蘋果的小愛神邱比特們，別驚訝於他們的數量之多。他們是仙女們的女子，主宰着所有凡人，數量眾多是因為人類所愛的事物同樣眾多……你能聞到花園裏的芬芳嗎？還是說香氣尚未飄至你處……」年輕時的提香在畫中幾乎照



搬了原文，放眼望去，數不清的小邱比特遍布草坪，以至於他們所敬奉的愛神維納斯雕像都成為了配角，清冷地屹立在畫面最右側。提香顯然借鑒了老師喬瓦尼·貝里尼以大自然為背景的創作傾向，除了遍地的小邱比特，畫面的上半部分幾乎就是一幅純風景畫。茂密的蘋果樹和維納斯雕像形成構圖的左右呼應，中間露出的藍天白雲和遠景深藍色的山巒和塔尖則營造出空間的透視縱深。右下角的仙女舉着一面鏡子試圖供奉

給維納斯，此舉是為了表達愛神讓她們成為小邱比特之母的感激之情。「威尼畫派」最具辨識度的豐富明快色彩更是在此作中一覽無遺。

「碟中畫」《四首雙提琴協奏曲》／《維納斯的崇拜》



逢周三見報

# 蔥油荷包飯

替前輩慶祝生日，再訪熟悉餐廳。餐牌早寫好，又燒脆軟多汁，厚件上，刀叉自切，另有滋味。炸柚皮配黃耳一絕，柚皮水煮去澀，調製入味，見功夫。後上粉脆炸，清爽不油，配蝦子惹味，黃耳口感像花膠，綿密少負擔。

清雞湯西施舌、韓牛春卷，吃出材料原味。前菜蔥油醉鮑魚驚艷，用博多萬能蔥打成青醬，味濃不澀不辣，醉鮑魚搭配更清新。往常蔥油出現，多配燒味切雞，蔥薑切末，熱油浸泡，夾肉下飯俱佳。

蔥油調味，見明代《遵生八箋》「湖藕」一條，詳說：「採生者，截作寸塊，湯焯，鹽醃去水。蔥油少許，薑，橘絲，大小茴香，黃米飯研爛，細拌。荷葉包裹，隔宿食之。」生藕切塊，略煮後鹽醃。去水後添蔥油等調味，用料拌飯，荷葉包裹，像現在的現購飯團，打開即食，乾淨方便。

南宋《山家清供》有「東坡豆腐」一味，用上蔥油來煎炒，食譜記：「豆腐蔥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醬料同煮。又方純以酒煮，俱有益也。」豆腐先煎，取蔥油味，榧子研磨混醬加入。榧子現代多入藥，或作果仁食用。

另見南宋《事林廣記》提到「晒蕨芽」，同用蔥油，說：「將嫩蕨菜蒸熟，以乾灰拌晒乾，濯去灰又晒乾。臨食時湯浸令軟，蔥油、醬炒熟，味如蘑菇。」「晒」為「曬」的異體字。蕨菜先蒸，曬乾兩次。食時浸軟，蔥油炒。蕨菜乾現代仍存，煮前準備一樣，用於涼拌、小炒。



逢周一、三見報

# 夢回虞姬

期待了整整一年，香港中樂團的音樂會《虞姬夢》終於要在本周六三月八日上演了。

一年前，當我得知國際知名作曲家瞿小松與香港中樂團一起，為樂迷獻上一場關於虞姬的音樂會時，就無比期待。《史記·項羽本紀》中，關於虞姬只有寥寥四字——當項羽身陷絕境，悲嘆「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時，「美人和之」。史書未有記載虞姬究竟唱了什麼，只側寫聽完她的歌唱「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在絕境之中，虞美人究竟「和」了什麼？

瞿小松先生說：「這個故事不是『霸王別姬』，而是『姬別霸王』。」一句點醒夢中人——在傳統的，以項羽為中心的「英雄末路」故事中，虞姬只是他在

失去軍隊與權力、野心與未來之後，再失去的一個人。如地裂山崩之時在眼前被摧毀的最後一朵嬌花，縱使絕美縱使懷婉，卻也只是大悲劇中的一個小裝飾。「虞姬夢」則是通過今天的旋律轉換千百年的歷史視角，當霸王感嘆「這場戰爭原本我可以打贏」的時候，虞姬卻已然超越了兒女情長、超越了王朝更迭，她尋求的，是「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的普世之願。

在「虞姬夢」奏響的那一刻，歷史書上那個單薄而柔弱的身影，似乎比她身邊頹然的霸王，更加高大。



逢周一、三見報